

十四夜
ShiSiYe
著

醉玲珑

九州山河，千里烽烟尘埃。
是非成败，弹指一笑风流。

五周年修订 [中]
典藏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十四夜
ShiSiYe
著

五周年修订
典藏版

中



醉玲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醉玲珑

五周年修订
典藏版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落花流水春去也	1
第二章	斗转星移奇算数	4
第三章	芙蓉帐暖度春宵	8
第四章	比翼连枝当日愿	12
第五章	善恶悲欢其心苦	19
第六章	千帆过尽长江水	25
第七章	一池波静小屏山	31
第八章	乱生春色本无意	38
第九章	等闲变却故人心	43
第十章	红绡帐底卧鸳鸯	47
第十一章	往来姻缘谁是非	54
第十二章	心痴至此意难平	59
第十三章	三千青丝为君留	65
第十四章	千古江流百回澜	73
第十五章	惊雷动地移山海	78
第十六章	三愿如同梁上燕	83
第十七章	但愿长醉不愿醒	89
第十八章	奇谋险兵定蜀川	94
第十九章	昨夜西风凋碧树	102
第二十章	却说心事平戎策	107
第二十一章	不意长风送雪飘	115

第二十二章	断马斜风江湖剑	123
第二十三章	烟云翻转几重山	129
第二十四章	山河半壁冷颜色	133
第二十五章	山阴夜雪满孤峰	140
第二十六章	横岭云长共北征	147
第二十七章	轻笛折柳知为何	152
第二十八章	婉翼清兮长相顾	156
第二十九章	双峰万刃惊云水	162
第三十章	此身应是逍遥客	168
第三十一章	多情自古空余恨	175
第三十二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183
第三十三章	但使此心能蔽日	188
第三十四章	百丈原前百丈冰	194
第三十五章	满目山河空念远	201
第三十六章	人生长恨水长东	207
第三十七章	重来回首已三秋	213
第三十八章	边城纵马单衣薄	218
第三十九章	青山何处埋忠骨	224
第四十章	一片幽情冷处浓	231
第四十一章	英雄肝胆笑昆仑	238
第四十二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246
第四十三章	子欲养而亲不待	253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醉玲珑

五周年修订典藏版

韶乐悠扬，琴瑟和鸣。

主婚仪官宣布谒礼毕，请王爷、王妃入内殿，卿尘随着交入手中的灿彩红绡往前走，突然远远传来一声通报：“湛王殿下到！”

刚一停的工夫，一个温雅的声音由远而近，立刻便到了正殿：“四哥今日大喜，也不请我们看看新娘子的花容月貌？”声音淡朗，说得欢娱轻笑，韶乐声中，给这殿前更添热闹。

卿尘心中微紧，怀深赈灾，连着楸、荣两江春汛疏治，夜天湛奉命监察，天帝并没有旨意召他回天都，他怎么会此时到来？尚未待人思量清楚，平日里往来甚密的皇亲贵族已经一呼百应，闹着要看新王妃。

夜天凌清冷的眸子往众人身上一带，卿尘感到他回身过来，手扶在自己腰间微停顿了下。她敛眉，柔唇淡淡勾出抹轻盈的微笑，面前细细密密的珠帘轻挑，那笑便如同琼宇天光落在了众人眼底。

大殿中的哄闹顿然一静，卿尘大方抬眸，两痕秋水潋潋映着凤冠霞帔，妩媚明丽，从容中带着温婉，矜持里透着隽秀，如一朵娉婷清兰，绰约淡雅处偏偏慑人心魂。

而这清水眸光却只落向了一人。夜天凌薄唇噙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亦看着她。

相对凝望，全不知身前还有一人已痴到了骨子里。

逆旨回京只为这一眼，夜天湛定定看着轻彩娇红中的人。

九翬凤冠，珠玉累累，半掩面前似水容颜，如隔重山深梦。广袖翟衣上繁复的花纹红得夺目，美得绝艳，似一片飘逸的红云，却化作利剑，瞬间刺入心房。

面上温文如玉的笑掩了锥心之痛，他起手斟酒，举杯勉强笑说：“我来得匆忙，没备下贺礼，便敬……敬你一杯酒……”

一盏喜酒，斩不断理还乱。

卿尘看着夜天湛递来的金盏，眸子微抬，清澈里映出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容颜。

总有一日，你会把我当我。

曾几何时，早已忘却了前尘。

交错爱恨，繁华一梦，今宵酒醒。那双俊朗如斯的眼眸却也从此印在了心中，刻上了今生。

她不想亦不能拒绝这杯酒，静垂的鸾红广袖微动，便要接过来。

突然身边伸来一只手，在她之前将酒杯接下：“多谢七弟，卿尘不善饮酒，这杯不妨由我代她。”夜天凌淡淡说着，将那酒抬头饮尽，照杯一亮。

夜天湛深深望来，笑容下复杂、隐忍、不甘、痛楚种种神情合成杯中苦酒，扬头时宽袖遮下，尽数随这辛辣烈酒呛喉入腹，抑回了心底。

酒入愁肠，深底里烧心地痛。

亲贵之中，夜天溟饶有兴趣地看着几人，脸上突然逸出抹妖魅冷笑，细眸轻挑，也端杯道：“大喜的日子，不如我们也敬四嫂一杯？”兄弟闹喜堂，这在行礼之时并不稀罕，便是皇家规矩森严也难免。年轻的皇族子弟便有人跟着起哄闹酒，纷纷自案前举杯而起。

夜天凌眸底深沉，掠过丝冷然神情。十一早觉气氛微妙，方要设法阻挡，却见夜天湛剑眉一挑，回身一笑，抬手揽住夜天溟，挡下面前众人，俊朗笑容中带着几分薄醉：“还是咱们兄弟先饮几杯的好，莫要误了新人吉时，稍后再敬四哥不晚！九弟，你说可是？”

俊眸望去隐着丝微锐，静冷中和夜天溟无声对视，仍是那翩翩儒雅、玉树临风的湛王。卿尘静静望着夜天湛，看着他一如既往地袒护，心海波澜顿起。

夜天溟眼中魅光一动，意味深长地笑道：“七哥说的也有理。”回身对卿尘端了端杯，倒也没再纠缠下去。

主婚仪官正怕这些皇子们闹起喜堂来不好收拾，见机忙再高喝：“入洞房！”

珠帘轻落，再度遮挡了卿尘的秀颜。夜天凌却将红绡微收，握住她的手往新房走去。卿尘知道他是怕自己不悦，丝丝柔情悄然萦绕，暖入了心底。

龙凤花烛高照，一室流光溢彩。

入了内殿，几个侍女托着金盘上前，伴着吉利话将五色花果撒入凤帐鸾榻，红枣、栗子、桂圆、莲子、花生，圆圆地滚动着喜气，藏入了各个角落。

待到安床过后，执事女官便请王爷王妃并坐玉案之前，将两人衣角牢牢打了个结。紫玉盘捧上如意秤，夜天凌伸手接过，轻轻将那道珠帘挑开，再放回盘中。

白夫人看着新王妃轻赞了声，红妆粉黛，只周身那潜定的书卷气，淡然而幽静，清隽而高洁，便叫人形容不出她的美。再看自家王爷，朗目含星，一身叫人仰

视的峻冷潇洒，在这红烛下更添了几分难得一见的柔情。这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璧人。

纵已看过千回万回，夜天凌仍醉在那一瞬的抬眸中。

红烛微动，似是带出了流光四射的美，远远如旧梦前尘浮光掠影，化作一缕幽香覆上他的心头。

金钗凤冠的华艳都不及那双眼睛，如秋水，如淡波，如清月，波光粼粼里带着点点温柔和羞涩，自细羽般的长睫下看向他。极静的，极轻的，似是一触便蒙蒙漾了开去，然那微藏在水色清光后的灵黠便这么一带，偏偏勾起心中深深涟漪，漾得人心口震荡。

执事女官手托金盘，将合卺酒跪送到身旁。夜天凌含笑取过那成双的镂雕青玉盏。

湿湿楚璞，既雕既琢。玉液琼浆，钧其广乐。

冰纹玉盏鸳鸯丝，柔柔绾做同心结，纤细如缕，却牢牢牵扯丝丝柔韧，跨过这万世千生山高水长，在大红的幔帐前生出枝叶缠绵的连理。

脚尖静静望向夜天凌，一抹灿亮炫目的笑在他的凝注下漾起，倒映在轻红如醇的美酒中。朱唇微抿，琼浆入口，是你中有我的盟誓，是同甘共苦的约定，似苦而甜，缕缕缠绵。

酒未沾唇已微醺，夜天凌只觉一道清凉甘冽带着胭脂的幽香直润肺腑，千回百转心神俱醉，忍不住轻轻抬手，将脚尖落在鬓角的一缕青丝绾起。

女官上前跪请了两道发丝，以五彩帛丝丝成如意同心，笑道：“恭贺王爷、王妃，喜结连理，百年好合！”

白夫人带着几个侍女并碧瑶等亦贺道：“恭喜王爷、王妃！”说话间见晏奚在影壁外探头探脑的，笑说：“哎呀，这就等不及来请了！”

夜天凌微一叹气，站起来，眼光却始终没离开脚尖，只觉她是如此牵绕心神，低头柔声道：“我去去就来。”

脚尖知道外面华宴张设，多少人等着他，轻柔一笑，亦殷殷叮嘱：“别让他们灌酒。”

短短数字，激起万丈柔情，直如那朝阳旭日般喷薄而出。夜天凌几欲开怀畅笑，深深回头再看她一眼，方往前殿去了。

待到房中只剩下碧瑶，卿尘松了口气，由碧瑶帮着将那凤冠取下，去了沉甸甸的钗钿，只插一道紫玉呈凤华胜在发间。

碧瑶看了看，不依道：“郡主，好不容易梳的云髻。”

卿尘理着身前垂下的秀发，回头笑说：“坠得人脖颈都酸了，便饶了我吧。”

碧瑶拿玉梳替她理顺头发，抿嘴道：“这可是规矩，今日不能太素淡了，何况郡主成了王妃，得束发才行，哪能这样散着。”她一边说着，一边轻巧地替卿尘绾着长发，自镜前挑了一双蝶翼穿花步摇，又配了缀玉细钿，坚决道，“已经不能再少了！”

铜镜中映出个妆容清美的影子，步摇上盈盈颤颤的蝶须自发间流泻下来，韵致别样，妩媚动人。卿尘只得依了她笑道：“婚典的规矩你倒是比我都清楚，快说，是不是早想着出阁成亲了？”

碧瑶俏脸一红：“我还不是生怕今天错漏了哪样，郡主倒来取笑我！”

卿尘笑着放过了她，起身打量这新房，却见窗边摆着一株瑞玉水晶、一株落叶三星蝶，娴雅清致，都是兰中上品，随口道：“这花开得正美，难为他记得，选了放在新房中。”

碧瑶“哎呀”一声道：“郡主可是没亲眼见着那鸾轿，竟全是拿兰花装扮的呢，满街的缤纷引得蝶舞翩飞，当真美不胜收。”

卿尘问道：“方才外面是什么样子？我在鸾轿上，什么都看不到。”

碧瑶帮她将沉重的喜服换作一身水红色贡绢轻罗流云纹裳，不停地将路上看到的场面说给她听。卿尘听到天都、平隶、怀滦等地的百姓红绸铺地之时，微微愣住。当日治疫救灾，并没想有如此回报，却不料百姓都记在了心里。

碧瑶说到进了王府，“后面入了正殿，郡主都知道了，便不用我说了吧？”

卿尘无可避免地想起方才夜天湛那杯酒，静立着看了会儿窗外，道：“碧

瑶，你去趟前厅，悄悄带句话给十二殿下，让他无论如何今晚也要将七殿下送回怀深。”便是如此，天帝若真要追究起来，也足以降罪了。

碧瑶正将喜服收折好，颇有些不满地道：“七殿下方才……”

卿尘微微摇头，碧瑶撇嘴，稍后轻声叹道：“其实七殿下对郡主也是一片痴心，当时都说郡主是要嫁给七殿下的。”

“这话以后不要再提。”卿尘淡淡道，她不能违拗自己的心，就像他也压抑不了他的心一样。她能体会他的心境，却什么都不能给他。

碧瑶便去了前厅，她刚走，门外便轻轻传来笑声，原来是素娘同冥魔来了新房。

素娘给卿尘道喜之后道：“天机府中设了宴，等着敬凤主和殿下喜酒呢，殿下既在前厅走不开，大家便要我二人来请凤主，不知凤主肯不肯去？”

卿尘笑道：“你们有心，我岂能扫兴？”说话间见冥魔一如既往漠然地站着，看向这新房的神情有些复杂的怅惘，目光落在她身上时，立刻便避了开去，像是在躲着那耀目的红妆。

卿尘望一望冥魔，举步向天机府走去。同是女人，她岂会看不出冥魔对夜天凌那一心情愫？只是什么都能让，却唯有他，只能属于自己一个人，此生不二。

天机府中除了莫不平等七宫护剑使，陆迁、杜君述都在，还有上次未见着的几位，南宫竞、夏步锋、唐初、史仲侯，皆是夜天凌手下得力大将。另有善治河工水利的斯惟云，熟典籍博古通今的周镌和一位中年儒士左原孙。卿尘听这左原孙的名字有些耳熟，却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见过。

斯惟云正同陆迁在争论什么，左原孙亦在旁看着。一见新王妃，大家都丢下话题上前来贺喜。

卿尘知道能在这儿的都是夜天凌心腹之人，并不拘束，笑问道：“看陆迁愁眉苦脸的，在说什么？”

陆迁摇头笑说：“斯兄方才谈水利，给出了几道算题，正不得解呢。”他对斯惟云道：“今天是王爷王妃大喜之日，我改日再和你论断。”

卿尘无意瞥了眼他们划算的题，见一道是以数理形的“治河图”，一道是“双盏十筹算”，一道是“大衍求一术”，随口道：“陆迁，他这是诓你呢，这后两题好解，但第一题计算河中治水土石方数，若要解怕得用上月余，谁能现下便解出来？”

“王妃也懂算数？”斯惟云是痴迷算数之人，立时便来了兴趣。

卿尘摇摇头：“只是略知一二，这治河图曾在先贤书中见过。”

“求教王妃何解这双盏十筹算？”陆迁文章绝天下，于数术上却欠精妙，这题已算了半晌偏不得解，颇不甘心。

所谓双盏十筹算便是后世数学中二进制与十进制之转换。卿尘以前数学便学得

好，因为有兴趣，在宫中也常研究这些奇门算数解闷，当下执笔列了几个算式，将题解开。斯惟云虽早知题解，却从未见过这样精练简单的算法，看了半晌叹道：“妙解！妙解！然这治河图又如何？”

卿尘默想了会儿：“这要用演段法推算，虽不是不能解，但却颇费时日，现下是解不了。”

这题斯惟云已演算了多日，也知道非常繁复，当下作揖道：“改日定向王妃请教。”

卿尘笑道：“我也只是初窥门径，谈不上请教。”见斯惟云喜研算数，便道：“前些时候见了道有趣的题，你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说罢在纸上列出一道天元算题来，此题一出，身旁左原孙忍不住道：“二十八星宿周天解？”

卿尘暗中奇怪，这题是她在宫中文澜阁收藏的一本《九周算经》中看到的，左原孙怎会知道？脑中突然一闪：“是了！《九周算经》之后有一章附论，将这二十八星宿周天解的题演出一列阵法，可是左先生的手迹？”

这《九周算经》本是当今圣上胞弟瑞王府上的藏书，圣武十九年瑞王因事获罪，流放客州死于途中，府邸被抄后多数藏书流入宫中。左原孙当年是瑞王府首席幕僚，素有军中智囊之称，因事瑞王曾被收监三年，后来其人便不知所踪了。

左原孙垂眸看了看那二十八星宿周天解，面色微动：“多年前一时兴起之作，不想王妃竟知道。”

卿尘取了几道象牙银箸，一箸代表一千精兵，在桌上将阵法列出：“我对那阵法很是好奇，但有些许不明之处，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南宫竞等人都是带兵的武将，于阵法多有研究，一同围上来看。

左原孙短暂的惊讶过后，依旧气定神闲，一袭长衫衬着鬓角略见的几丝白发，周身沉淀着闲淡的自信，立在桌旁，“王妃请说。”抬手将几支银箸挪动了位置。

卿尘见他移阵，凝神看去，稍后叹道：“左先生这三支银箸，将我要问的弥补了。”

“哦？”左原孙不禁看向她，“王妃先前可是要问那阵法几处破解？”

“正是。”卿尘道，“先前那阵法虽精妙，但却有几点死处可破，而如今想要破阵怕需费周折才行。”说话间她将几支嵌金的象牙箸取在手中，看似随意地摆放下去。

左原孙不语，手指拨动原先的银箸，阵法忽变。卿尘眉梢轻动，立刻撤了两箸。

左原孙道声：“妙！”手下再动，银箸围成的圆阵忽然开裂，形如鹤翼。卿尘却不以为惑，诱敌之计，若按鹤翼阵去破说不得便全军覆没了。

金箸兵马紧合，成八卦状而列，却暗藏机锋。左原孙微微点头，阵归浑圆，立时将金箸困在其中。

卿尘稍思片刻，以不变应万变稳稳周旋，几合之下，却有两路兵马忽往左原孙阵中巽门杀去。此处正是左原孙阵中帅位隐在，他嘴角一挑，合阵而成锋锐之势，众人只看得眼花缭乱心驰神摇，似乎这小小木桌化为纵横沙场，陈兵列马刀光剑影，一时惊心动魄。

如此不知过了多久，卿尘突然以箸点桌，笑道：“不行了，以此兵力只能自保，要破阵尚难，我认输了！”

左原孙抬头，语中透出些感慨：“王妃将在下逼得甚苦！”

卿尘看着那满桌箸筴，摇头道：“是先生承让，战场之中敌人岂会待我这般思量布阵？先生这阵势既来自二十八星宿周天解，待我请莫先生开解了几个星相上的问题，再请教先生高明。”

左原孙呵呵一笑，笑中亦带着几分爽朗，隐约透出当年戎马驰骋的豪情。夏步锋此时方从阵中回过神来，叹道：“不想一道算术也能化成如此阵势，今日当真见识神奇！”

“天数之中自与物合，夏将军可知这道大衍求一术的算题中也藏着点兵的学问？”卿尘笑问道。

“愿闻其详！”

“大衍求一术：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卿尘将算题重复，随即铺纸润墨，笔走龙蛇，边写边道，“三岁孩儿七十稀，五留廿一事尤奇，七度上元重相会，寒食清明便可知。依此解算口诀，点兵之时，若兵卒以三三、五五、七七的阵势排列，默察阵势便可反推兵员总数，瞬间即知。”

杜君述不懂兵法，只看字赞了一声：“不想王妃写得一手好行书。若再锋峻些，竟和殿下如出一辙。”

卿尘笑着搁了笔：“这字当初便是随他学来的。”一边将那点兵之道细细说与夏步锋等人听。

道理听起来简单，但用起来却难之又难，必要有出神入化的心算才行。几人之中反是不曾带兵却精通算术的斯惟云反复一推便得心应手。

过得稍会儿，南宫竞亦入其门径，演示几遍后，兴奋道：“果然奇妙，兵贵神速，这点兵的法子甚是有效，当要好好研究才是！”

“南宫什么事大呼小叫的？”话音方落，门厅处传来夜天凌沉稳的声音。众人自一处抬起头来，才知看得专注，竟连夜天凌来了也不知道。

倒是冥魔原本望着外面出神，第一个看见夜天凌进来，先叫了声“殿下”。夜天凌点头，眼底似一片清冷天星，微微一抬，那星光便尽数落在了卿尘身畔，嘴角笑意轻荡。

“殿下不是在前厅吗？”史仲侯刚从那点兵奇法中回神，随口问道。

“都什么时辰了？”夜天凌似是语带微责，却掩不住那丝笑意。

众人方觉已至亥时了，素娘笑道：“殿下定是回了新房发现不见了王妃，看我们只顾闹，竟忘了时辰，今晚可是洞房花烛夜呢！”

南宫竞一拍大腿：“哎呀！被这阵法算数迷住了，酒也没敬，喜也没道，这真是罪过，还请殿下和王妃恕罪！”

“说起来就没完没了，谁让你们此时去研究什么算数。”杜君述失笑，“如此喜酒也不能闹了，春宵一刻值千金！”

、脚尖低头，红唇轻抿，夜天凌笑骂：“一群没规矩的！”

众人再道了喜，纷纷笑着辞出，一时间便走了干净。夜天凌见他们神情暧昧，无奈摇头，回身却见脚尖立在桌旁，笑盈盈地看着他。

她一身鸾服换作了烟霞流云般的轻绢纹裳，那明红的颜色是一道醉人的浓烈色泽，却又偏偏浓浅回转透着些烟雨朦胧的隐约，捉襟绣着对翩跹蝴蝶，和发间那微颤的步摇相映生辉，只衬得人款款淡淡，明明艳艳，微微一动便笼在了烟云之后般，动人心弦。他上前执了她的手道：“哪有这样的王妃，新婚之夜便找不见人了。”

脚尖侧头看他：“他们事先没知会你吗？”

“说了。”夜天凌挑挑眉梢，“前面闹得厉害，一时竟没记起来。”

“那不怪人家了。”脚尖柔柔道。

夜天凌微微一笑，不与她争辩，只道：“别动。”

“嗯？”脚尖刚一愣神，却被他一把打横抱起在臂弯，眼角看到外面伺候的侍女都笑着低了头下去，急忙轻声道，“还有人呢！”

夜天凌只往后一瞥，晏奚早知趣地挥手将众人遣开，自己也是一溜烟地迅速消失

在长廊那端，刹那便静静地只剩了他们两人。“现下好了？”夜天凌低声笑问。

卿尘双颊飞红，轻声道：“你抱着我去哪儿？我自己会走！”

“回新房！”夜天凌被她娇羞的模样惹得大笑，几分薄醉畅然心怀，微醺在这柔静的春夜里。

卿尘被他笑得嗔恼，却偏又无计可施，只能任他抱着自己沿回廊往漱玉院走去。一路上夜天凌低头看她，也不说话，仿佛看也看不够。卿尘便安静地环着他的脖颈，依偎在他温暖坚实的怀中，那刻温存，浓浓的、深深的、眷眷的，将这天地也沉醉。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浩瀚耀目的星空中，一道天光漫漫的银河清晰划过，飞星碎玉，绚丽如织。星光落处，一树叶梧桐轻碧浅紫，风微动，点点坠了满地，落下一声淡淡温柔。

夜天凌自身后挽着卿尘站在窗前，侧脸微动，碰到了一点清透的玉坠。

“玉琢锁兮，充耳诱莹，玉制铛兮，充耳诱矣……”他低声道，那温热的气息萦绕在卿尘耳边，轻轻地，激起阵阵神妙感觉。

削薄的唇自那玉石上掠过，沿着她修长的脖颈一路流连而下，带来醇酒入喉的酥软和炽热。卿尘轻轻仰头靠在他怀中，浑身柔若无骨，在他温柔的攻陷下缓缓沉沦，眼波到处，是醉人心神的烟雨迷蒙。

夜天凌嘴角勾起一抹迷人笑意，仿佛耀目的阳光穿透冰凌，绝峰雾散，微微用力便将她带入帐中。

芙蓉帐暖，龙凤花烛流光溢彩，轻纱一般笼在人的身上，朦胧而妩媚。卿尘静静看着他，星眸微醉：“四哥……”

夜天凌俊朗的身影倒映在那湾清光灿渺的深潭之中，手揽她不盈一握的纤腰，低声在她耳边道：“叫我的名字。”

那半命令半诱惑的声音像一道倏忽而至的锋锐，轻轻掠入了她心底，攻城略地，悄然便将人掳了去。“凌……”卿尘低声呢喃，环上了他的脖颈。红酥玉指带来微凉的碰触，却点燃了满腔爱恋。夜天凌一抬手，将最后那道半拢的丝绢撩开。

青丝婉转散覆，流泻在香肩枕畔，隐约掩映了一抹清丽桃色。

夜天凌静静望着卿尘，幽深的眼中满是惊艳，修长手指带着无尽的疼惜和怜爱滑过莹光雪肤，抚上那只冰清玉洁的银蝶。

丹纱帐影春宵醉，那银蝶灿烂，破茧而出，化作了华贵明丽的紫翼凤蝶，轻舞招展，翩跹流连在花间帐底，云池琼宇。

此生与君共，万世千生，比翼双飞，不思归。

金殿，明烛，孙仕立在朱红的九云盘梁柱旁，眉眼低垂。

堂高殿深，是望不尽的迷暗。烛芯噼啪一声轻响，琉璃灯罩上映出一抹奇妙异彩，那龙纹栩栩似欲升云腾空，却转瞬便没了去，叫人几疑看花了眼。

安息香缭绕的沉静中，礼部官员匡为一板一眼有条不紊地呈报着凌王同清平郡主主的婚典。

天帝一身青缎闲衫，斜靠在云锦软榻上，手中暖着盏温热的君山银针，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叩在茶盏上，为臣子的不免越发谨慎了几分。

待说到三地百姓红绸铺街送婚祈福，天帝指下微微一顿，半眯的眼睛略抬了抬，一道威沉的目光掠来，匡为顿时语下微滞，悄眼看去，却只见君王闭目养神的龙颜，便深回了口气，继续说下去。

孙仕略带灰白的眉毛不自觉地动了下，虽是晚春了，夜里却还带着丝寒，将睡意驱得全无。他怔忡，父子君臣，这一局棋愈走愈深了！

“你方才说湛王自怀深回来了？”匡为停了说话，似是过了许久，天帝随口问了句。

匡为略一斟酌，据实回道：“臣今晚确实在凌王府见到了湛王。”

“嗯。”天帝挥挥手，“跪安吧。”

“臣告退。”匡为见状，躬身退了出去。

天帝闭目深思，直至内侍托了个嵌金木盘进来，孙仕恭声道：“皇上。”

见皇上睁眼看过来，内侍跪着将诸后妃的名牌呈至近前。天帝目光一动，停在莲妃的牌子上，手指由那处缓缓掠过，似是滞了下，却转而在殷皇后那凤翔展翼的牌子上点了点。孙仕上前将那牌子翻过来，内侍便俯身退下，自去传旨接驾。

孙仕侍候天帝看了会儿书，轻声提醒道：“皇上，时候不早了。”

将手中书稿合上，“列国奇志”四个字高华飘逸，映入了眼帘，天帝一时有些出神，稍后方对孙仕道：“还不困，随朕走走。”

淡月一痕，掩入了如织星空，御庭春径繁花余香。天帝颇有些不耐地看了看亦步亦趋跟在身旁的内侍们，道：“叫他们不用跟着。”

孙仕回身摆摆手，内侍们退了开去，却不敢散，只远远伺候着。再看着方向，竟是往莲池宫去了，孙仕心知不能劝，唯有快步跟了上前。

甫至宫门，便听得一阵低低的吟诵声入耳，在这原本静谧的夜色下婉约恍惚，却又带着十分的虔诚和庄穆。

如此熟悉的《古源经》，天帝在一棵木樨树下站定，遥望莲池宫正殿。

依稀曾记得那日，他的西征大军带回了柔然最美的女子，送至宫中等待皇兄的召见。

那一夜，他也是庭中树下站了许久。一晃经年，每每心头仍会浮起那淡寂的

经文，似是哀伤，似是轻愁，伴着三更细雨，落花纷纷飘碎了一地。

一路征尘南北，这《古源经》的吟诵曾日日相伴军中，不绝如缕，如泣如诉，一丝一波早已乱入了神魂。

三十余年前那抹冰山雪莲样圣洁的身影，同如今大殿中青灯下白衣素颜依稀仿佛。尽了千般岁月，依旧能勾起昔日年少气盛铁血柔情。

浮光掠影，仿若褪至了极轻，极淡，却又丝丝韧韧，纠结如许。

静谧的夜中木樨树悄然招展，绽吐了枝叶芬芳，带着些蛊惑似的迷离。多少年隐忍，步步为营，如今坐拥天下，却换不见伊人一笑，天帝眼中不自觉掠过一丝深沉精光。

眼见站得久了，孙仕谨慎地上前道：“皇上，皇后娘娘那儿怕是还等着呢。”

天帝眉头一皱，望向四周层叠起伏的殿阁，突然吩咐道：“告诉皇后，朕今晚不过去了。”说罢袍袖一甩，大步走往莲池宫中。

自大婚之后，告祭太庙、入宫谢恩、相府回门，尚有不少礼仪要做。夜天凌分寸不差地陪着卿尘，处处滴水不漏，只是两人于众人面前却显得疏离，当真应了那相敬如宾之语。

夜天凌之清冷，卿尘之沉静，落于人眼难免便有些若有若无的生分。一时间，天都中流言蜚语明起暗传，当初凌王拒婚，如今湛王伤情，都如同亲见一般说得有板有眼，倒成了段天家风流秘事，绘声绘色惹人遐思。

卿尘偶有听闻也只付诸一笑，云鬓广袖宫装矜持，与夜天凌同进同出，风姿高华中总带着抹清澈却又隐约的潜静。也遇上那官闾士族无聊地欲搬弄口舌，却不是慑于夜天凌峻冷凝视，便是惑于卿尘淡定浅笑，往往消遣话语到了嘴边竟生生咽回腹中，反成了落远轩中不时玩笑的话题。

却有一日，五皇子设宴汐王府，王侯公卿多在其间。汐王侧妃郑夫人颇受宠爱，一同随侍在席。

酒过三巡，许是带了几分薄醉，郑夫人同卿尘话了几句家常，忽而瞥了夜天凌一眼，半酸半笑道：“听说湛王殿下自怀滦回来在府中闭门思过，近日微染风寒。都知道四嫂精于医道，怎也不过去看看，说不定便药到病除了呢？”

按天朝历来祖训，皇子领命在外不得御诏严禁私自回京。夜天湛怀滦的差事虽办得出色，却因卿尘大婚那日私回天都为天帝所斥责，不但没有嘉赏反令他在府中闭门思过，一月不许外出。为此殷皇后甚是着恼，卿尘颇为无奈，但心中因着对夜天湛一份挥之不去的愧疚，也只能处处避让着。

郑夫人之话方落，夜天凌微锐的目光往汐王处一掠。如同巧合，卿尘也抬眸似有似无地看定汐王。

席间陡静，来去无人答话，郑夫人惊觉失言，怔在那处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汐王面色一沉，不豫喝道：“还不下去！”

卿尘眉梢微挑，一抹淡笑便悄然在唇边轻漾，虽不悦有人出言无状，却也是酒后，便笑挽了郑夫人的手道：“方才那个绣描的法子，我还没明白呢，还要请妹妹再说给我听。”

夜天凌闻言，嘴角处清锐的线条微微一掠，便往汐王处举了举杯。席间秦国公、长定侯等忙笑着圆场，汐王妃也跟着对卿尘说：“郑妹妹精于刺绣，四嫂若有喜欢的样子便叫人拿来，让她绣给你。”

郑夫人自知闯祸，尴尬道：“四嫂……四嫂尽管画了样子给我，我绣好了给四嫂送去。”言下尽是赔罪的意思。

卿尘也不咄咄逼人，便道：“我对这些甚是外行，改日有空还要向你请教。”

三言两语笑着便过去了，汐王妃在旁谨慎地觑了卿尘一眼，宫里百花齐放见得多了，却从未见过这样行事。方才若说恼了，竟直然将眼神往汐王那里问罪，一句言语都不同郑夫人说论，再看却偏偏又不似着恼，水波不兴地清静笑着，一径地淡然，叫人不疑有他。

还好没计较下去，汐王妃暗中舒了口气，早听说是个柔中带锐的女子，跟在天帝身边时朝堂上也从容不畏，这倒真和凌王登对，若让湛王娶了回去，怕还吃不消。

隔了两日，卿尘都将这事忘了，郑夫人却特地差人送了幅并蒂花开的绣屏来。

做工精细，栩栩呼之欲出，卿尘心想若要她绣上这么一幅，怕是还不知要几年。想自己总是将线丝绢布并手指弄到惨不忍睹，她只好挑挑眉梢，反正这又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

雪战趴在卿尘身边似是知道她心思般，眯眼瞅了瞅她，尾巴扫扫，盖住鼻子继续埋头假寐。卿尘不意捉到这小兽一丝目光，丢下湘绣别有用心地伸手揉它脑袋。雪战惨被蹂躏，无奈抬爪拨弄她的手，卿尘袖口一滑，露出条深红色晶莹的珠链。

大婚时太后赏赐的血玲珑，便是水晶灵石中的石榴石，碧玺灵石、冰蓝晶、月华石、紫晶石、血玲珑，这已经是她拥有的第五条玲珑水晶了，金凤石在殷皇后手中，卿尘不由自主回身往夜天凌那边看去，还有一条黑曜石在他那处。

因大婚的缘故，这几日放下政务并连早朝都免了，夜天凌这平日处事不误分毫的人竟心安理得，闲散得出奇。除却外面那些虚礼，他每日只陪着卿尘，青衫淡淡，浑身透着股叫人新奇的闲逸，仿佛以前如影随形的清冷只是种错觉，眉间眼底地一带，往往被那意气风发的潇洒冲淡了去。

目光沿着他的手腕慢慢落到他坚实的胸膛、稳持的双肩、削薄的嘴唇、挺直的鼻梁，和那双沉淀了幽深的眼睛上，卿尘一转便忘了为什么扭头，索性只托了腮看他。

夜天凌无意抬头，正落入那湾盈盈的注视中，一径的温柔带得人心头微暖，犹